

孔雀

罗光成

蛋是三哥好不容易找人买回来的。数一数，一共十个。

三哥的孝顺，十里八乡算是头名。

开春，母鸡开孵了。母亲找来绒草，铺起厚厚的孵床，拍一拍，蓬松得像戴公山山尖的云朵。母亲把蛋一个一个在孵床上摆好，抱来母鸡，放在蒲团的蛋上。母鸡摆摆颈，点点头，显出很满意的样子。又上下左右四顾一番，对排成蒲团一样的蛋“咯咯”两声，就慢慢伏下身子，张开翅膀，用暖暖的翅羽，把蛋严严实实护在身下。

母鸡是只老母鸡，孵蛋已是轻车熟路。一天，又一天，十只小鸡，一只一只啄破蛋壳，唧唧，唧唧，院子里就溢满没完没了蒸蒸日上的气息。

刘姨来了。这鸡雏怎么这么惹人喜爱？与我们家的怎么有些不一样呢？母亲提起两只，眼睛望着手里的鸡雏，嘴巴咬着刘姨的耳朵：他姨，这两只你带回去，这不是鸡雏，是孔雀呢。刘姨一愣，随即把两只鸡雏捧在手里，笑呵呵地转身回去。

王奶来了。这鸡雏怎么有些不一样呢？还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鸡雏呢！母亲提起两只，眼睛望着手里的鸡雏，嘴巴咬着王奶的耳朵：奶奶，这两只你带回去，这不是鸡雏，是孔雀呢。王奶一愣，随即把两只鸡雏捧在手里，乐颠颠转身回去。

十只鸡雏，只剩下两只了。

母亲不再送人。任凭后来的黄妈张姐怎么赞赏怎么眼羡，母亲只顾低着头，心无旁骛剥着毛豆，一声不吭。

两只小鸡雏，渐渐出脱成锦衣灿然的小孔雀。

母鸡领着两只小孔雀到处转悠，毫无诧异；锦衣灿然的小孔雀跟在灰土脸的母鸡后面，毫不嫌弃。母鸡教它们刨土，教它们啄虫，蹲伏在地，让它们爬在自己的背上尽情玩耍。看到有不怀好意的“敌人”过来，母鸡就警惕地“咯咯”两声，让小孔雀躲藏在自己的翅膀下，然后“咯——咯——”地拖长音调，发出严厉的警告。

仿佛一忽儿，小孔雀就长成母鸡一般大小了。

母亲说：三哥啊，小孔雀长大了，你该给它们搭个笼窝，不然它们会飞走的。

三哥应一声“哎”，不一天就搭起一个大大的笼窝。笼窝搭在院里大桂花树伸出的长长枝丫下，两三米高，顶尖圆圆的，看上去像一座漂亮的亭子，周围蒙上一圈丝网，一点也不遮挡视线。

母亲抱起两只小孔雀放进笼里。母鸡也跟着要往笼里钻。母亲用手一拂：它们长大了，应该独立了，不需要你护着它们了。

母鸡就隔着丝网，对着小孔雀“咯，咯，咯咯咯，咯咯”深情地叫；小孔雀隔着丝网，对着母鸡“喂，喂啊，喂，喂啊”依恋地叫。母亲抹一抹有些发红的眼睛，就是不打开网门。母鸡就围着笼窝，一边叫，一边不停地绕着圈子，一圈又一圈；两只小孔雀贴着丝网，一边叫，一边顺着母鸡绕着圈子，一圈又一圈。绕着绕着，母鸡实在绕不动了，就蹲下来；丝网里美丽的小孔雀，也立即停下不动了。咯咯，喂喂，喂喂，咯咯，网内网外，目光纠缠，一秒也不移开。

仿佛又一忽儿，小孔雀就长成美妙无比的大孔雀了。看到母鸡来，孔雀立马开屏给母鸡看；看到母亲来，孔雀立马开屏给母亲看。

母鸡与母亲，看上去就特别开心。

小姨来了。小姨是母亲从小就格外呵护的亲人。小姨说：姐，这是孔雀呀？你有两只，给一只我玩玩吧。

母亲这下无法心无旁骛择韭菜了。母亲抬起头，望一眼笼里的孔雀，又望一眼笼前的小姨，低下头，把地上凌乱的韭菜胡乱地抓在手里。

姐，你这是答应不答应啊？这都舍不得，还是我嫡亲的好姐姐啊？

母亲看着小姨抱起那只金绿色丝绒般的孔雀，扭着广场舞步，哼哼着转过屋角去了。

笼里的孔雀，就形单影只了，就郁郁寡欢了。母鸡来了，也懒得开屏了；母亲来了，也懒得开屏了。

母亲说：三哥，你把网门打开，让它飞走吧，这样它会变病的。

妈，你最喜欢孔雀，放走就没有了。

放吧！母亲说。

三哥打开网门。孔雀慢慢地钻出来，看一眼母鸡，看一眼母亲，对着三哥点一点头，一振翅，扬起一片尘土，飞过屋顶，飞过竹林，飞进戴公山脚下的雾靄里。

晚上，母亲做了一个梦。梦里孔雀说：奶奶，我没飞走，我就在你的院子里，我的家就在这里，我为什么要飞走呀！

天亮了，母亲从梦里走出来，晶亮的晨光里，孔雀拖着金灿灿的尾巴，与母鸡在院里的桂花树下，绕着亭子一样的笼窝，刨土啄食，引颈高歌，一圈，又一圈。



飞流直下三千尺 汪丽娟 摄

村医刘一针

刘杰

五十出头的刘一针真名叫刘天祥，刘家沟的村医。

刘家沟地处关山深处，交通不便，信息闭塞，六十多户，二百多口人在此繁衍生息历经三代，七十多年。天祥的爷爷是四川人，原本姓赵，七十多年前逃荒至此，以采集野生药材、给人看病为生，后来入赘刘家，算是刘家沟最早的居民之一。

天祥的爷爷刘赵阳是个老中医，几十年和中草药打交道，熟稔药性，精通脉络，打新中国成立后就给方圆数十里的百姓解除病痛，一直到1970年代末病逝。因为刘赵阳医术高明，心地良善，出诊看病随叫随到，中草药几乎只收个成本，遇上贫困人家，分文不取，众人都尊称他“刘善人”。

天祥打上初中，就遵照爷爷的要求开始背诵中药汤头歌诀，十九畏十八反烂熟于心。原本爷爷希望子承父业，可是天祥的父亲对草药没有丝毫兴趣，热衷于贩卖山货，所以爷爷就把希望转嫁到孙子身上，因为天祥从小对草药感兴趣，尤其对爷爷的针灸很是着迷。到高中毕业，天祥已经熟练了爷爷传给他的《神农本草经》《千金方》《针灸甲乙经》和《针灸聚英》等古医书，开始跟随爷爷出诊。

包产到户的前两年，天祥高考以8分之差落榜了，老师很希望他能够复读一年，他自己也有这个想法，在关山深处长大，他渴望拥抱外面的世界。没有料想到的是，一向身体硬朗的爷爷突然患病，来势凶猛，从患病到去世仅仅半个月时间。让天祥纠结的是，爷爷在弥留之际，把他的鹿皮针囊放到了天祥手里，并且捏了捏天祥的手，天祥明白爷爷的意思，是要他继续走自己的路子，给刘家沟的乡亲们看病。

18岁的天祥陷入两难境界。生长在大山里，他很清楚山里人求医问药的艰难，也不止一次目睹了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的痛苦，刘家沟和附近的几个村子，到镇上最近的距离也有四十多里，若有危重病人，根本奔望不到镇上。他若离开，方圆数十里再没有医生，几百口子人有了病咋办？可他在镇上读了四年书，眼界开阔了不少，一旦留下，想走出大山恐怕就遥遥无期了。

天祥一连三天独自徘徊在村头的点将台上，最终背起爷爷背了三十多

年的黑黢黢的十字药箱。半年之后，县上举办乡村医生培训班，大队就派天祥到县卫校培训了一年。

包产到户之后，人人各顾各，唯独天祥跋山涉水，走村串户，为村民诊治头痛脑热，跌打损伤。天祥的大部分中草药都是自己采撷加工的，每副中药的价钱只有镇上其他诊所的一半甚至不到，但十有八九药到病除，渐渐地，天祥声名大震，慕名而至者日渐增多。除了上山采药，天祥还种植了两亩多地的艾草，每年都要收集几麻袋艾叶，在高寒阴湿关山生长的艾草，药性足疗效好，和银针是天祥治疗中风偏瘫、类风湿和各种风湿病的不二法宝。

让天祥声名鹊起的还是治好了镇长老婆的类风湿关节炎。镇长的老婆四十出头，可类风湿缠身已经好多年了，膝关节和双手指关节已经严重变形，尤其是天阴下雨，疼痛难忍，四处求医问药多年，疗效甚微。镇长听说了不少有关天祥的事例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老婆送到刘家沟天祥那简陋的诊所。天祥仔细诊断、问询之后，说了声：“这病能治。”病人满腹疑惑——几家省城医院都没看好，这个偏远山村的村医能看好？病急乱投医，他说能治就试试吧。天祥不给病人开药方，只是用干针扎配以艾草棒灸治，一个疗程七天，一连三个疗程，间隔十天继续。半年之后，镇长老婆的腿不疼了，双手关节肿胀的疙瘩没有了，十指伸展自如。面对镇长奉上的上万元诊疗费，天祥只收了四千块。镇长定制了一块崖柏牌匾，请县上的中书协会员题写了“刘一针”三个大字，鎏金装饰，亲自悬挂在天祥诊所的门楣上。

除过大雨大雪天气，从山外公路到刘家沟的十多里山道上，几乎每天都有骑三轮车、坐小汽车前来求医问药的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当年风华正茂的小伙子，已是两鬓华发的半大老汉了，一双儿女都承继了父业，医学院毕业之后，儿子在省城一家医院，女儿在县医院，唯有刘一针还在他那简陋的诊所，接待每一位寻医问药的患者，凭借他的干针和艾草，驱除患者的病痛。

前两天老家传来消息，在关山深处生活了大半生的刘一针，终于出山了——被市医院中医馆聘请去当医生了。

